

短評：一、救火！（旭） 二、慈禧太后的煙槍（希）

從外交內政兩面解決東北問題方案

張君勱

被「遺忘」了的中國兵

醒民

希望蔣主席不要僅僅做一黨的「總裁」！

毅生

「和平攻勢」對蘇攻勢

蘇生

「鐵幕」「絲幕」後的德國問題

王瑛

再生

第一一六期

三十五年六月八日出版

短評

一、救火！

時局依然在嚴重醜狀中！中國正面臨着一個無比的深淵，一掉下去便萬劫不能自復。無意義的愚蠢的內戰是掉入這個深淵的必然因素。凡是不要意氣的，不帶偏見的

，略有一分清明之氣的人，無不看得清清楚楚。但是，這班人，在今天，不夠有力，不夠強大；所以，時局依然在嚴重的狀態中！有好身手躍躍欲試的人，正以渴馬奔泉的情緒，在歡迎全面性內戰的爆發，希望用人民的鮮紅的血來換取金光燦爛的勳章。「生不五鼎食，死當五鼎烹」，是這班人的哲學。中國雖還沒有入於這個無比的深淵，但離開這個深淵，其間已「不能以寸」。

我們自信還是略有一分清明之氣的人。在今天，我們學魯仲連蹈東海而死也是白死，學賈長沙的痛哭也是白哭，對於多難的家國不能有一寸補益。一息尚存，我們還是要作愚不可及的呼籲，明知道「啼得血流無用處」，但是，為了祖宗，為了子孫，為了現活着的四萬萬五千萬人，希望國共兩黨，兩黨的領袖，蔣毛兩先生，一齊站到廣大人民面前來，說出一句你們心裏的話，你們到底要怎麼樣？露出你們偉大而潔白的身體來，讓廣大的人民看一看，你們到底是什麼？

直到今天為止，我們堅決地認為：「國」不能滅「共」，「共」亦不能滅「國」。直到今天為止，蔣蔣兩先生誰也不會具體而勇敢地聲明，他能在最短期間消滅他的政治上的硬敵。我們可以大阻而勇敢地指出，國共都有內在的，嚴重的

，特殊困難。再拖下去，這困難必然的與日俱增。直到今天為止，誰都不敢承認他是內戰的發動者，然則事實上，為什麼沒有和平？不戰爭便惟有和平，不能戰爭便惟有和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便惟有和平。這裏適用排中邏輯，沒有第三條路子。拖不是一條路子，排「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前奏。和平便惟有妥協。既妥協國民黨便必然有所失，既妥協共產黨的所得便必然有其限度。否則一面可以下討伐令，一面可以豎起革命的大旗，不必拿馬歇爾開頭獎，不必拿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人開頭獎。根據妥協的原則，一方面認定必然有所失，一方面認定所得必然有其限度，製定今後的政治，經濟，文化綱領。決不是斷段所能解決的事，斷殺祇有同歸於盡。

全國的人民應該一致起來！山人隱士都該一致起來！不是為了做官，不是為了出風頭，一致起來撲滅燎原的大火！搶救婦孺，搶救衣物，以宗教的精神，撲滅燎原的大火！救人類！救孩子！（旭）

二、慈禧太后的煙槍

現在又在普遍而嚴厲地禁煙了。在普遍而嚴厲的禁煙聲中，北平當局，為了表示決心起見，將慈禧太后的一枝價值甚鉅的御用的鴉片烟槍拿出來燒燬了。妙哉。

我非古物鑒賞家，對於這一枝價值甚鉅的，曾經御用的槍，初無所愛惜。對於故宮裏其他古物均無所愛惜。古物雖可愛，決無單靠了古物可以立國的。但是，如果真想禁煙，真能有禁煙的辦法，這枝槍是可以不必燒的。事實上，現在吸

鴉片的，也決沒有誰有勇氣用這一枝，曾經御用的槍。

這一枝價值甚鉅的，御用的槍的焚燬無足惜，但由此我們不免懷疑當局並不真有具體而精密的禁煙辦法，因為真有辦法的人祇是一聲不響，腳踏實地的幹，決不裝模作樣，弄些無聊的姿態。

我們在學校裏讀書時，發現了凡是最不用功的學生最善於開夜車。大聲小喊的護校工給他買洋蠟。必需嘔得一個宿舍的人都知道他今天開夜車的。但第二天依然是一枝完整的洋蠟。最滑稽的是：洋蠟尚未買來，他老人家已呼呼睡著了。

謂予不信，請看上海。上海與北平不同是一王之土娶？在普遍的禁煙聲中，不依舊有人在照抽無恥麼？即使焚燬一百枝御用的槍又管的是那一門子的正經呢？當局的大病根是事事粉飾虛華，助長傲遷，却寧死不肯做一件切實的正經事，忠實信徒不時的嚷着要建設三民主義的文化，責備國人胡亂弄些異端雜學。但是，他們雖處於君師的地位，却又不肯以身為天下倡。祇是嘆，嘆，第三個還是嘆。「天長地久」，我看你們「如何是好」呢？（希）

再 生

每逢星期六出版
實售國幣三百元

主編者 再生
發行者 再生社

發行所 再生社
上海福州路
三三四弄九號三樓

印刷者 聯合印刷公司
上海法租界四四號
電話 九三五四七

從外交內政兩面解決東北問題方案

張君勸

一 引言

從日本投降到今日，已有九個多月，國內大多數人沒有一個不希望我們國家和平統一，而且走上建設的途徑，但到了今年三四月中政治協商會議結束後，東北方面反而又發生一場血戰，國共兩方動兵數十萬，傷亡人數亦在數千或數萬人以上，東北同胞受了日本人十四年的壓迫，和蘇俄退兵的慘痛，同時還要身受同胞的互相殘殺，我們經過了八年對日抗戰，早已應該有同胞不殺同胞的覺悟；但是從最近數月的情形看來，這種覺悟似乎是絕對沒有，我們不必旁證遙引，但舉美國兩個朋友的話，可以見盟國對我們的批評如何。

五月卅日美國陣亡將士紀念，馬歇爾特使在墓前提到吾國之言如下：「吾人於此時此地，方思對中國作真誠無私之援助，不要求任何代價與諾言，吾人現在中國正盡最大努力阻止歷史上的一幅悲慘局面，使其不致擴大，並在停止中國之劇烈內戰，中國人民，遭受戰禍，業已八年，時間不謂不長，此次大戰即首先在中國爆發，中國人民受害時間最久，然而時至今日，世界各處，和平均已恢復，獨中國人民仍在繼續受苦挨餓，且已面臨一更大危機，此實似命運對吾人之一種諷刺，此種情形斷不能令其存在，人類於消除意見差異時，絕望之救濟法，不可輕用。（此語有不到最後，不應走絕路之意。——作者）猜疑，仇恨，怨毒及其他不良的情緒務須避免，為中國人民及現方忍受飢餓之婦孺等謀取幸福。」

同時阿克海軍上將也說：

「這處虹橋之美國陣亡將士，都是在美國土地上生長的，現在他們的血與中國人的血混在一塊，為了要對中國加以洗禮。」

「從有歷史記載以來，有思想的人常想尋求並以決心爭取人類在社會機構中之正當地位。」

「美國對於此問題之態度可略述如下：『人民造成國家，故個人

為國家中之一部份，以最有效的方法達到所以造成國家之目的，——即需要一種聯繫的個人主義，此種主義以林肯最為中肯的話表示之，即民治民享民有之制度是也。」

「我在中國逗留的日子很短，够不上分析中國問題，或將中國問題，以過於簡單的方法來說出其所以然。」

「我們在中國，是在予人以可能之援助，使中國解決此項問題。」

「據我看來，中國有他可以要得的個人主義；但缺少聯繫的力量，惟有此項聯繫，然後個人自由乃能充分發展，我們至誠的希望中國不但應成為自由的民族，而且變為一個強大的民族，我們和中國人抱有同樣的希望，就是中國的問題應該拿美國內戰時所應該求到而未曾求到之瞭解來解決牠。」

這兩位美國朋友的忠言，恐怕國人不大注意，所以我特別把他提出。先問東北問題所以演成內戰的原因何在？我不相信，在日本投降之日，中共早已有心搶奪東北，我更不相信，在今年二月上旬之前，中共有佔東北的準備，我們從政協會開會，從整軍方案的成立來看，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原來沒有計劃來同中央搶奪東九省的地盤，從去年十一月起，蘇俄方面早已允許中央進兵長春，可見俄國也未嘗有妨礙中央接收東北的意思，但是我們中央政府的下意識中對東北有兩種恐懼，始終不敢對於東北的接收，放手去做。

第一種恐懼是懷疑蘇俄，因為大連葫蘆島的登陸交涉發生困難，萬一沿長春路進兵，孤軍深入，是不是俄國對我們軍隊要加以妨害；

第二種恐懼是對於蘇俄的占領的不放心，先要把蘇俄擴張為面，在面的根據地無把握前，感覺不安。

這兩點是我猜度之詞，但我相信，接收東北時受這兩種心理的支配的影響很大，如其不然，東北問題不會糟到像今日那種地步，中共方面看見你在那裏連大兵到東北去，自然不免有染指之意，在熱河一仗中，中共軍

隊已迂迴到中央軍的後方了，後來二月中間學生示威運動，高呼蘇聯撤兵之日，中共更加得到機會，擴張他在東北的勢力，中央根據中蘇條約對於有權接收之東北，自然不能放棄他外交內政上的責任，必須要和中共一決雌雄。在中共說來：「你是中國人，我也是中國人，你能接收，為什麼我不能接收？」但是國民政府是國際上承認的政府，根據中蘇條約，他的接收權，自在中共之上。況且中蘇條約的辦法，三國公告中又加以一番承認。所以中共方面單單根據他的內政上的反抗權來抗爭，那是爭不過的。

從政治協商會議後，因國民黨二中全会的態度，及其他不幸事件等等的發生，國共雙方的懷疑一天一天重新表現出來，甚至擴大而為大眾以為勝利後所不必有而且不應有的公開內戰了。人心惶惶，以為這個波瀾將蔓延到長城以內。東北問題，不但是國共兩方孰得孰失，而國內能否和平建設，也決之於此。所以這問題，不能不盡心思考推求一個解決方案。

二 外交

所謂東北問題，決不僅是中國內政問題，而是一個國際邊界問題。東北九省在地理上的處境，極似德法間的阿爾薩斯勞蘭或德俄間的波蘭。他的地位，兩國之間所必爭，可以成為國際間的火藥庫。我們祇要想想過去六十年的歷史，可以說這塊地方的主人，已經換了幾度了。(A)甲午以前東三省是我們的領土，甲午戰後日本奪了我們的遼東半島，經過德俄法三國的干涉，於是日本祇好從口中吐出，變為俄國的租借地與勢力範圍。(B)後來日俄戰爭起，日俄兩國的地位又來了一種變化，南滿讓與日本，旅大也變了日本租借地，九一八與「偽滿洲國」成立後，俄國又將北滿鐵路賣與日本。(C)這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為使俄國加入遠東戰局計，又拿滿洲權利許給俄國，我們政府為適應俄國要求起見，乃有中蘇協定的成立。從以上三時代來看，一個地方易主之多，至於如此，祇好拿波蘭與阿勞兩省來相比了，或者可以說東北易主速度，超過阿爾薩斯勞蘭之上，因為阿勞兩省在一八七〇年割讓德國，到第一次大戰後一九一八年，這塊土地又回到法國手裏去，中間隔了十多年，而東三省從甲午到日俄戰爭不過十年之久，從日俄戰爭後到九一八，又不過廿七年，所以東北地方易主的速度，還超過阿勞兩省以上。這次戰爭中，經過維爾遜會議，

中蘇協定，雖然地方主權問題似已解決，但是這個地方的危險性仍不亞於甲午與日俄戰爭前後，所以我們朝野上下應如何戒慎恐懼，謀還問題的妥善解決，我們以為妥善解決之法有兩個原則：

第一，澈底實行中蘇條約；

第二，對於蘇聯的親善政策，不可有絲毫忽略。

前年十二月十四日我離開中國時，曾向蔣主席提議，說起中蘇條約之不可不及早締結，後來舊金山會議中，宋院長也採取對英美蘇平等親善態度，不久就看見中蘇條約的訂立，但是條約儘管訂立，而友誼的澈底實現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拿二月中旬的學生示威運動來說，雖然不能說我們對蘇友誼有何變更，但是不免給蘇聯一種刺激，今後這種事情不能不竭力避免，然後友誼方能長久維持，並非絕對的而且相對的。主權的表現又看自己國力如何，不能拿主權兩個字，靠了口舌來與人爭辯的，一個國家的某地，對於鄰國有密切的關係，彼此有相互的影響，其能善於自處，兩國同受其福，反之，兩國同受其害。我現在舉兩個例來說明，一個是善於自處的國家和另一個是不善於自處的國家，第一個是波蘭，這個國家處於兩大之間，一面有德國，一面有蘇聯，波蘭於第一次和會中得到了獨立，在國基尚未鞏固之日，即一九二一年，她看見俄國正在內亂，就要求恢復一七二二年的疆界線，而俄國不允，俄波之間就起了戰爭，到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締結所謂里加(里加)條約，波蘭得到了所要求的大部份；但是里加條約遂種下了後來一九三九年德俄瓜分波蘭的禍根。波蘭西邊是德國，對德國關係亦是波蘭外交的大問題，原來波蘭曾於一九三二年與俄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她同德國向來不大有友好，因為有走廊問題。希特勒奪取政權後，一九三四年希氏向波蘭保證不以武力恢復波蘭走廊，於是年一月廿六日德波締結十年不侵犯條約；但是波蘭外長貝克極想在德波之間求得平衡，所以將一九三二年與蘇聯所訂互不侵犯條約又延長十年之久。貝氏這種忽視蘇親德的政策，到底無補於事，無法挽回德國的對波宣戰與德蘇的瓜分波蘭。這種忽視蘇親德的政策，不免使波蘭陷於前後反覆與弄巧成拙了。同時波蘭人又有一種出言不慎和好於誇大的毛病。我會聽見一位外交界朋友說過一段故事：此次世界大戰之前，波蘭舉行一次秋操，德國軍

人參加其間。這個德國軍人和一個波蘭武官談天，他說：「你們有戰車有重砲自然是很好的；但是你們國內的公路如此之壞，到了戰時此項戰車重砲如何能運用？」奇怪得很，這波蘭武官竟答覆說：「我們的戰車重砲是預備用在國外，而不是用在國內的。」這種談話不免令德國人吃了一驚，但是波蘭人的誇大狂，也由此可見。我說這一段故事，無非要說明一國實力如果不足，要同強隣相處，應該謙虛退讓，不要輕易惹事。其次說到善於自處的國家，加拿大。我們知道加拿大是英帝國的自治領，是英帝國的一部份，照主權的原則來說，應該事事追隨母國之後，不應該跟着美國，但是從紐約到渥太華的距離，好像就是從杭州到上海。如果我們走過這條路，才會知道加拿大與美國經濟關係的密切到了何等程度。加拿大介於英帝國與美國之間，好像媳婦侍候婆婆；就有兩姑之間難為婦的感覺。她雖是英帝國的一部，但是政策上能適應美國時，她毫不躊躇地追隨美國。第一，她的幣制是同美國一樣，但須要貼水一角錢。第二，她反對英帝國的英鎊集團制度政策。第三，這次大戰起後，總理金氏與美國締結共同防禦協定。他甚至提出不許加拿大人士接受英王所賜予的貴族稱號。加政府這種作風，無非表示尊重美國的地位，故其政策不得不與母國有立異之處。從以上波蘭與加拿大的實例來看，可見一國不得與母國有立異之處。我們用孟子一句話來說：「求則得之，捨則失之。」加拿大是求而得之的國家。波蘭是不求而失之的國家。我們對蘇俄既有中蘇協定來作根據，那麼除條約限制以外的，我們的固有主權，是不應該人家衝破的。但是蘇俄在東北地方有特殊的利害關係，亦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所以對於蘇聯的友好，不得絲毫忽略，此其一。東北對於蘇聯的經濟關係，我們不妨模仿加拿大對美國的關係，謀雙方有利的解決，此其二。東北地方的經濟建設，我們只好放棄國防工業，因為東北既在蘇聯飛機射程以內，俄國可在數分鐘內把我們的兵工廠悉數破壞，何必再蹈張作霖時代的奉天兵工廠的覆轍供人破壞呢！我們應該對蘇聯說，我們在東北僅希望和平建設，並不需要國防線與國防工業的興建，此其三。我以為國際方面用這種方法來解決，使中俄之間有一個緩衝地帶，俄國不必對我們有所顧忌，我們內部也不致因東北再有內爭，實在是一種兩利的政策。我不相信東北問題是單靠內政及軍事，而不用適當的外交政策來配合，所能解決的。

三 內政

這次東北的國共戰爭，雖然限於長春路線，但不是兩方在東北的得失問題，同時牽及全盤內政問題。我們分爲一、停戰，二、東北政府機構，及三、中央政治三方面來說。

一、停戰 東北戰事從何而起？在政府說來，共產黨不應該阻撓政府接收。但是這次戰爭，實在是軍隊沒有國家化政治沒有民主化階段中自然的現象。雖然國共兩方各有是非，但在全局來看，總是不該有的現象。因爲國內政治的爭執，不靠法律，不靠議會，竟憑着武力來解決，這種國家我們祇可以名之曰亂國而不是治國。現在大家正在商議停戰，據報所載，政府主張以恢復主權爲前提；但是主權這個名詞，是一國對外交涉時適用的，決非內政上的名詞，從敵國奪回領土，是收復主權，從蘇聯手中收復東三省，或自英法手中收回上海租界，是主權的收復。對於東北問題的解決，第一要點是政府法律命令能否貫徹，第二軍事問題是否依整軍方案解決，第三東北各省政治是否服從東三省最高當局法令而定。爲澈底實現以上三項原則，國共之間應即日開始協商，這目的是不難達到的。萬一中央以爲法令之貫徹與否，須視中央兵力達到一村一落爲止境，那末收復中東路還不够，還須進兵至窮鄉僻壤，甚至東北各縣收復亦還不够，更須收復山東河北兩省與延安邊區。此種方法便是武力解決而已。我們看來東北戰爭無曠日持久的必要，而應即日宣佈停戰。中央政府最初說長春接收後，一切問題可以付諸談判，現在這目的既達，所以停戰命令應即日宣佈，其應同時解決者有以下各項：第一，恢復長春路上交通，第二，兩方軍隊各撤退若干里，以免衝突，第三，據報國共雙方對哈爾濱有所協議，那麼國共兩方的觀點更易接近了。

二、東北政府機構 假定中國政治局面而爲一黨專政的繼續，那麼不但東北問題無法解決，即國內政治亦將不免於混亂。我國政治腐敗已達極點，經濟破產亦將臨頭，亟須集合全國力量使國家走上和平途徑，而後政治經濟兩方面乃有解決方法。

共產黨方面所最怕的，就是國民黨要消滅他。所以整軍方案應該早實施。此項方案中僅規定兵數，但駐紮地點及活動範圍亦應彼此說定，免

軍事問題協定中，更禁止一切黨派在軍隊中公開或秘密之活動，任何黨派或個人不得利用軍隊為政爭之工具。

這種規定，可惜協商會後，沒有立刻生效；所以演成這次內戰。我們受了這次教訓，更有一種新要求向國共兩黨提出。此項要求是：軍隊調動與作戰命令，非經國防部中所設一各黨委員會同意後，此種命令不得發出。不僅共產黨應受這限制，就是中央軍隊也應如此。此制實行之後，雙方猜疑虛幾可以減少或竟斷根，亦未可知。

整軍方案，應照原案澈底實施，然後黨派玩弄武器的習慣，自然消滅。政府按整軍方案，按年按月逐步進行，此項成績須明白公表於人民之前，自然大家以此為準則，責成兩黨共同遵守。要知道此項計劃與其藏在三人會議的皮夾中，不如公諸全國人民耳目之前，如果有民衆的擁護，此方案的實施，當更爲有力。

所謂政治民主化的工作，不外政府改組，國民代表大會開會，憲法草案議定，這三件事有的大部份已經準備完成，有的還是懸案；這是大家所共同知道的，可以不必細說。我聽見好幾個人說，假定協商會議閉幕之日，政府立刻改組，各黨各派業經參加，那麼此次內戰或者不至於爆發。這話雖然也有理由；但是我敢十分相信，因爲政協會結束以後，兩三月來國共雙方的表現，都是滿肚子不願意，因此發生了較場口事件，新華日報事件以及其他各地的騷擾，可見兩方的和好相處，實非易事。我們以爲除了政府改組，國大人數多少，與夫憲法草案以外，還須有一個精

神上的前提，就是兩方是否有合作的誠意。先說國民黨方面，譬如關於人民基本權利，如言論結社等自由，即使在憲法未頒佈前，亦應拿出合理的辦法，如國庫黨之例，應及早廢除，大家口中都說到法治，那麼各政黨應同立於同一國法之下，不可藉口於國民黨有功中華民國，將國庫黨黨拖延下去。日本投降以後，沒收民間報紙與敵偽報紙，改之爲國民黨一黨的黨報，這也是一種不公道的事情。因爲敵偽財產屬於國家，不屬於一黨。以上各事，國民黨如能自己更正，而後我們才能認爲國民黨具有政治民主化的誠意。

我們希望兩黨從心理上 and 態度上表示誠意的合作，雖不像兩個國家訂一個五年的同盟條約，至少以三年爲期，在互助互信的條件下，共謀國家的和平建設。這實在是我們第三者對兩黨的衷心的期望。

以上從停戰一直說到中央政治，可見東北問題與中央問題，實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決不是兩個分開的問題。所以東北停戰問題，儘管重要，而中央政治的重要，也決不在其下。

第四 結 論

協商會結束以後，國共兩黨關於國大延期，政府改組，東北和戰的處置，不問誰是誰非；總而言之，在國內造成了一個騷然不寧的狀態。我們睜眼一看全國情形，有的省分土匪遍地，治安不保，有的省份人民因爲糧荒，瀕於飢餓，更有因爲物價飛漲，求飽暖而不可得。人民負擔方面，或者供應過境大軍，或者每縣應繳軍米幾萬担；而政府所付代價不及十分之一。（如江蘇縣每負

担軍米兩萬担，米價已達六萬而政府所付不過每石四千（即其一例），或者軍隊徵發船隻車輪，交通工具更加缺乏。況且通貨膨脹，從事工商者無法計算盈虧，除販賣洋貨外，無以爲生。經營工業的人，則碰到要求增加工資與罷工風潮。公務人員薪水所入，無法安家度日，祇好營私舞弊；人民向政府請求之事，除行賄以外，無法得到各機關通過。試問政象如此，苟不從和平着手，而仍許黃河以北與白山黑水之鄉戰事繼續，那麼民不堪命之日，不久就要到來。所以我們認爲東北問題儘管國共雙方各有是非，而所以結束之者，要不外乎和平解決四字。因爲戰爭一日不停，和平便無法實現，南北交通無法恢復，軍隊無法裁減，軍費不能節省。澈底來說：要求整理財政，穩定金融，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們除去號召和平外，從未說出第二句話，其道理即在於此。

現在我要說到國內各政黨所號召的聯合政府問題。我以為各政黨如其要求組織聯合政府，那麼先決條件是：(一)同以國家爲前提。就是說大家所爭執的，不外國家利益，並不是一黨一派的私利，如其所爭執的爲一黨的私利，甚至目的達不到時，不惜與師動衆，那麼要在一個政府之下共同合作，是不可能的。譬如說英國去年的選舉，工黨勝利，保守黨失敗，假定邱吉爾自己認爲對於戰事勝利有莫大的功勞，不肯退讓，其結果一定要舉兵相抗，那麼英國還成一個國家嗎？乃至最近爲埃及撤兵問題，邱吉爾也以為放棄英帝國的海通要道，是不應該的。但貝文以爲惟有撤兵，乃所以適合現時的國際環境。就是允許印度自治

美國參謀總長艾森豪威爾元帥在這次到中國的時候，發表談話說：

「其治軍方針，不欲使軍隊成爲無人性，使士兵成爲世間被遺忘之人，而當以一切合法方法予以贊助」。

艾森豪威爾先生這段談話，是否針對中國而發，雖不知，然使「美式配備」的軍事領袖，檢討其「治軍方針」，捫心自問，能不「面紅耳赤」？

軍隊固然要講服從，可是中國的治軍方針，却是「惟我服從」！自「帝王」以迄「黨國」，對於士兵，一向是「民可使由之」的，所謂「軍令如山」，祇要是「命令」，「君要臣死，臣不

「被遺忘」了的中國兵

醒民

得不死」，任何不合理的事情，都得服從。爲什麼要「內戰」？因爲要「剿共」。爲什麼要「剿共」？「長官的命令」！不信，測驗一下，這次參加內戰的士兵，有幾個不是爲了「命令」而自願作戰的？

因爲軍隊是有槍桿的，假使不能服從，尤其不能「惟我服從」，很有造反的可能，在統治者的目光看來，儘管軍隊的軍紀風紀稍有差池，情有可原；儘管對外戰爭作「必要之後移」，事尙可恕，若不「惟我之命是從」，那就「天翻地覆」，「非同小可」！軍隊訓練的目的，就在要把「官」「兵」養成了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頭腦，服從得好像一部機器！

美國兵在上海，爲了要求「復員」而遊行，在中國，這還了得，不就等於造反了嗎？造反不就應該「明正典刑」嗎？然而美軍駐華司令魏德邁將軍却處之泰然，士兵遊行表示了「意見」以後，也就歸隊服務，並未戒嚴戒械，調兵鎮壓；也未騷擾滋事，波及居民，一切靜候合理解決。艾帥「並請美國士兵，將其問題直接訴之參謀部」。這便是美國軍隊「人性」的表現。

任何國家，假使要想鞏固國防的話，決不會遺忘士兵的。美國士兵的生活，恐怕要超越所謂「高等華人」以上，吃的是牛乳，咖啡，巧克力，吉士煙，穿的是呢絨，呢絨，坐的是飛機，吉普，前線作戰，還可以看電影，閱雜誌，通家書，停戰以後，舉國忙着復員，截至目前止，美國復員的陸軍，已達七百萬，連復員的官兵，不敷的住宅，都由政府撥款砌造，美國政府的確沒有「使士兵成爲被世間遺忘之人」。

有人說，我國不是金元國家，不能像美國這樣排場，但是政府對於官兵最低限度的生活，都不能不加開的。現在政府陸軍給與的標準，官佐的：上將月僅十二萬元，上校月僅九萬元，上尉月僅六萬五千元；士兵的：二等兵月餉六千元，一等兵月餉五千元，上等兵月餉四千元。將官的新給，不如此「茶房」，士兵的收入，不够泡開水，中國的官兵，真的能够「複製從公」的「神仙」麼？

也是出於同樣用意。雙方遂各有爭執，但所爭者，無非英帝國的利益。◎遵守同一法律。大家既然要民主。民主政治的原則，不外乎放棄武力，服從法治。所謂法治的基本原則，不外遵守憲法，法律及政治上的普通習慣。譬如選舉揭曉之日，多數黨上台，少數黨下台，就是一種習慣。如上文所說，假定邱氏以戰功甚大，不肯下台，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慣例，還要盤踞高位，甚至動武，那就够不上說法治了。此項法律應爲人民代表所議決的。倘無法律，便無以立國。◎陶冶於同一政治風氣之中。政治上各黨對立，猶之兩個球隊比賽，誰先誰後，誰輸誰贏，自有一定規則。同時先請一位公正人，遇有爭執時由他解決，不得稍持異議，假定甲造因乙造稍有不合，便即動武或謾罵，那麼一舉一動便都可造成打架風潮。各黨在政治舞台上亦應如此相待，民主政治下最重要的是法律。議事規程即爲法律的一種。誰先發言，誰後發言，應按規則與議長指示來進行。如其措詞有越出範圍或侮蔑他人之處，議長可禁止其發言或令其道歉。此等等無非說明民主政治下惟有在心氣平和之中，才能逐步前進。同時民主政治離不了輿論，一家報館對於侮蔑私人處尙且可以提起毀壞名譽訴訟，其在各黨間的爭辯，應出之以委婉曲折的態度，更不用說。但是關於以上三點提倡，應由執政的國民黨以身份作則。除組織政府之權力以外，其他所享的特殊權益，一律加以限制，然後法律的公道性方能表現出來。各黨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精神乃能貫徹。否則儘管說憲政說民主，恐怕各黨不平之氣無法消除，而政治上良好風氣亦沒由養成的。馬歇

主食，每人每日米二十五兩，「大肚漢」本來就不够，加之無菜可吃，這個數目，連「小肚漢」也吃不飽了，再以輾轉運輸的虧耗，不肯軍需的剝削，除非「吃空名額」，否則是不足一飽的。

副食，每人每月的菜金，僅有六千元，柴草的價格，平均至少要八千元一担，所給的菜金，吃草也不够，遑論油，鹽，醬，醋，菜？所以中國士兵，多半是營養不足的。

請領醫藥費，要「預算」，要「核准」，手續麻煩，而物價的高昂，所得藥品，為數甚微。軍隊衛生設備很差，士兵容易患着皮膚病，腦膜炎，和瘧疾症。最可慘的是駐防鄉僻之區，士兵患了有時間性的疾病，醫官常因設備簡陋，無藥醫治，眼看着士兵「束手待斃」的。至若士兵中有染上「花柳病」或是「芙蓉瘡」的，那是「活該」，軍醫照例是無此項設備的。

作戰負傷，是榮譽軍人。「榮譽」，祇榮譽而已，榮譽軍人還要靠義賣為生的。陣亡了，「埋葬費」有「規定」，「撫恤金」有「條例」，依着這個「規定」，「條例」，政府所發給的些微款項，「烈士」便要拋屍露骨，「遺族」是要成為餓殍的。

復員退伍後的官兵生活，如何安排？「轉業」的實施，有無通盤的計劃？

犧牲為國的官兵，個人溫飽，不能維持；仰事俯畜，更談不到，「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待遇如此，欲肅清貪污，恪守軍紀，得乎？

因為「官」「兵」都是「人」，由官兵組成軍的軍隊，自然要有「人性」，因為士兵是捍衛國

家的，政府自不能看做「遺忘之人」。中國兵刻苦耐勞，勇敢服從，可算世界上的好兵，抗戰後撤，不是士兵的不善戰，乃是指揮的無辦法。士兵艱苦奮鬥，忍痛八年，用血肉贏得了勝利，爲了窮兵黷武者爭取「江山」，還得打「內戰」，填「炮火」，「誰無父母？誰無兄弟？俱是同胞，「組豆燃箕」，何榮何辱？這樣把士兵犧牲了，「人性」安在？中國兵，才是「被世間遺忘之人」！

國事問題，有什麼不可協商解決，而定要訴諸武力？杜魯門總統說：「美國有兩個大黨，共和黨與民主黨若各擁有一軍隊，將像中國，亂無已時」。美國用筆桿子代替了槍桿子，所以黨派相爭，促進政治；中國以槍桿子代替了筆桿子，所以兵連禍接，民不聊生。英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弗拉塞認爲中國「尚未脫離野蠻人的階段」，國人聞之，感想如何？

大公報記者憑西四平街戰場說：「一般士兵均有厭戰心理，彼等多係被迫上火線……人人事後對臥倒血泊中之同胞弟兄，又生無限感慨」。這是多麼慘痛的鏡頭！

中國兵真可憐！物質享受如此；精神安慰毫無；還是遭受不合理的犧牲。誰爲爲之？孰令致之？這都是不能「軍隊國家化」的沉痛教訓！現在的中國軍隊，形式上是「美式配備」，我希望精神上也要「美式配備」起來！官兵的待遇要改善；軍隊的「人性」要尊重，實行「軍隊國家化」，以消除無理性的內戰殘殺！

工人可以「罷工」，教師可以「停教」，法官可以「請假」，械戢的中國兵，還繼續在做內

戰層場上的犧牲者，難道他們真個是「被世間遺忘之人」？

爾特使在美陣亡將士紀念日所說：「個人於消除意見差異時，絕望之救濟法，不可輕用。猜疑，仇恨，怨毒及其他不良的情緒務須避免，爲中國人民及現方忍受飢餓之婦孺等謀取幸福」。這句話裏無非是說，處置國家大事，務須頭腦冷靜，居心公正，不可拿猜疑仇恨怨毒加在裏面。如果此種心理潛伏在內，那麼雙方怨氣祇有增加，而無法消除的。我們希望全國人民瞭解，要達到民主政治，必須具有冷靜的頭腦，公正的存心來論事論理，來辨別是非，不可本其平日仇恨之心，預先推定對方的惡劣動機。總之，彼此心理上不能不有一番改造，必須有曾文正所謂「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之更新態度，然後政治方有軌道可言。這件事便是中山先生所謂心理建設。（六月二日）

何謂民主國家？

一黨專政的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在民主國家中，一黨執政時，另有他黨即在野反對他。在朝黨對一切政府行動都應負責任，他的任務是處理一切政府事務，選派行政人員……在野黨的任務是個批評家，忠實而有建設性的反對，指出在朝黨政策的忽略或錯誤的地方，糾正或督促在朝黨的濫用權力或敷衍塞責。而政權的轉移，完於決定於投票人的態度。

國內

希望蔣主席不要僅僅做一黨的「總裁」！

· 教生 ·

時事
分析

蔣主席於二十三日由南京飛瀋陽，除宣撫東北同胞的疾苦，嘉許抵抗「非法武裝部隊」的將領的英勇外，有人推測他必定是去親自指揮「接收」的內戰。

大局的重心是隨着蔣主席而走的。南京的政治空氣因而沖淡了。國軍積極地由長春向哈爾濱推進了。白崇禧，顧祝同，張發奎，陳誠，李宗仁等五位軍事將領聯名呈請蔣主席體恤衆意，接收整個東北了。

和？戰？到了緊要關鍵！說他收退也好，說他撤退也好，中共方面似已表示和平談判的誠意，但顯然一切「且看蔣主席如何辦理」。一般人的想法，長春既經國軍收復，這應該是當前內戰的一個段落。換句話說，希望就此告一段落，重新啓開和平協商之門。

在上海方面，第三方面的政協代表會集交換關於大局的意見。各代表都一致希望長春既下後，仍以政治方式解決一切問題。至於民主同盟所建議的三點，因長春既下，似已成過去，應另商定具體的新方案。在南京方面，國共間久已中斷的政治商談，亦於二十五日在邵力子馮正正式重開，對各項問題廣泛交換意見，而於停止衝突，恢復交通與宣傳休戰三問題所談特詳。據雙方透露消息：一，宣傳休戰，原則上雙方均表同意。二，恢復交通，原則上雙方亦均表同意，惟中共方面認為須與停戰同時解決。三，停止衝突，原則上雙方亦均表同意，但如何停戰，則須待蔣主席返京後始可解決。因此，「蔣主席何時返京」成爲打開目前僵局的焦點。在未「還政於民」以前，蔣主席是中國的主人。

蔣主席雖未返京，但蔣主席與馬使之間，逐日有信使往還。蔣主席曾兩函馬使，提出解決東北和戰問題的前提：一是中共承認政府接收東北主權，二是恢復交通，三是實施整軍方案。馬使接蔣函後，即與周恩來商談，但未獲具體結論。蔣主席觀察東北後，是否已經認爲國軍能從共軍手中取得整個東北？實是決定今後大局的主要關鍵。

傳馬特使已向蘇聯建議將東北劃成南北兩部，北部因毗鄰蘇聯，由中共軍駐防，作爲國際緩衝區。又傳政府當局已暗示可在東北劃分一區域（興安嶺以北），供共軍駐防，該區面積約佔東北全面積六分之一。同時，又傳中國正在考慮將東北問題是否提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這些消息連接起來，使我們得到一個概念，就是國軍如再前進，可能引起國際外交問題。東北是個國際關係極其微妙的地方，美蘇間的關係亦已相當尖銳化。過去美蘇爭執，偏重西歐，蘇對遠東一直採取守勢，蘇軍自東北撤退，可能解釋爲蘇對遠東將取攻勢的暗示。蘇聯的「紅星報」，近來一再揮擊駐華美軍的現行「任務」，同時又重新提起莫斯科三外長會議所決定的事項，這無異是蘇聯對美軍駐華參與內戰的一種抗議。在蘇聯尚未參預遠東問題之前，解決東北問題好呢？還是使問題更複雜化之後解決好呢？這是當權的大人先生們應該鄭重考慮一下的。

政府方面的態度，以前是「拿下長春再說」，現在是「接收整個東北後再說」。二十八日南京中央中報論，即係闡明此項態度：「吾人熱烈希望恢復和平談判，並以下列三原則爲談判基礎：（一）共軍應退出哈爾濱，齊齊哈爾及長春鐵路，並在東北其他各地停止進攻。（二）其他地區之軍事衝突應交由軍事調處執行部各執行小組處理。（三）共軍應依照整軍方案改編。政府如承認中共在東北造成之「已成事實」，即無異承認東北領土及主權之分裂。故吾人建議政府應堅持不承認東北現狀之立場。東北人民可依據國法享有自治權」。中宣部於二十九日招待外國記者，闡明政府對東北態度道：「政府會同意若干協定，此類協定中，有三點規定：（一）停止衝突，（二）恢復交通，（三）整編國軍及統編共軍爲國軍。本年一月十日停戰命令協定第二節第二款，規定衝突停止，（不影響國軍，恢復中國之權，而進入東北或東北境內之調動）上述協定，均經公佈，政府除要求共黨實踐諾言履行協定外，別無其他要求。至中央日報之社論，

國外時事分析：

「和平攻勢」，「對蘇攻勢」

· 蘇生 ·

巴黎會議同欲一杯後，四國外長各自返。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蘇外長莫洛托夫，先後報告了會議的經過，在他們的報告中，我們可以見出一個世界中兩大壘的針鋒相對的情形，茲略予分析於下：

貝爾納斯於廿四日向全美廣播說：「吾人決不可以吾人的意旨，強迫施諸他人，但吾人必須確定他人亦不可以其意旨加諸吾人」。

義大利和約有三個基本問題，就是賠款，殖民地與義南邊界。關於賠款，貝氏說：「吾人願同意有限的賠款，使義不致失去其生存所必需的資源，而不必依賴外來的協助」，但「蘇政府堅持必須取得賠款一億萬元，吾人已指出若干來源，可獲取賠款，而不致使美國經濟受到嚴重影響，且能得到蘇聯所要求的數目，但蘇政府不願將其由此等來源之一部份所取得者認作賠款。例如，蘇堅持義交予英美海軍的艦船，必須與蘇均分。此等艦船，蘇認為戰利品。不承認為賠款的代用品」。關於殖民地，貝氏說：「蘇政府對於要求代管的黎波里坦尼亞一事，已表示讓步，初則主張由蘇義聯合代管，繼則贊成法國提議，即由義代管。吾人始終認為此等殖民地應置於聯合國託治之下……以義今日經濟狀況而言，是否可負託治責任，不無可疑……余出於不得已，始表示接受法國所提之委託義管治之提案……唯會議

應確定利比亞及厄里特里亞獨立日期，法國政府不願同意確定獨立日期，英因提出諾言，不贊同以塞努西族所居地委託義方管治，且提議錫蘭尼加由英管治……余個人之印象，認為的里雅斯問題能得協議。蘇代表最後表示在其他領土問題未獲協議前，拒絕贊同以多得喀尼島歸屬希臘。

關於義南邊界，貝氏說：「蘇代表與其他代表意見相左，認為應視威尼亞幾利亞為一不可分割之整體，以是南斯拉夫對該地區的要求，較義大利略勝一籌。倫敦會議規定大體依照種族界線劃定國境，今各以該地全部劃歸南國，與上次大戰後全部劃歸義方，犯同樣錯誤，蓋五十萬義大利人民，將脫離義而改隸南也。吾人為力求獲致協議起見，提議舉行公民投票，蘇代表不願考慮，除非在該地全部舉行投票。余等一致承認南斯拉夫與中歐各國應獲通往特里雅斯港之自由，是故應成爲一國際管理的自由港。然吾人將繼續籲請蘇聯與南斯拉夫，勿堅持一不必要破壞種族原則，及足貽後患的國境界線」。見氏言下之意，美國已經「出於不得已」而作極大的讓步，但蘇聯處處加以阻撓。在貝氏看來，蘇聯的用意不只在「成立壘斷性的政治集團」，且要成立「經濟集團」，因蘇聯曾「公開反對在條約中附入任何保證號稱中歐門戶的多個河貿易自由的條款」，「

頗能反映政府的觀點」。我們在這裏所欲討論的，一月十日停戰命令協定以外，是否尚有其他所謂「若干協定」，中共方面作何解釋？東北現狀有所謂「民主」政權，是否完全由中共樹立？主權是屬於人民的。從敵人和蘇聯手中接收主權尚有可說，從人民手中接收主權，與「還政於民」之說是否相通？

民主同盟代表張君勱，梁漱溟，黃炎培，章伯鈞，沈鈞儒等二十八日從上海抵京，作調解國共間糾紛的最後努力，他們認為只須東北局勢解決，其他一切自然然而隨之解決。他們又發表文告稱：東北戰爭，乃國人之恥辱，何況各地饑饉成災，經濟已近崩潰。國際間已無戰爭，只有號稱四強之一的中國尚有內戰，請問把中國的國險丟到什麼地方去了？爲了接收主權而發生內戰，即使誠如他們所說的是「討伐」，亦只是顯出中國政治上的無能而已！美國內部爲什麼不以其產黨爲嚴重問題，英國共產黨的力量亦爲什麼不認爲可怕，「這些武力萬能者」能够懂得其中的道理麼？東北戰爭，乃國人的恥辱，這句話說得一點不錯。

民主同盟又鑒於蔣主席不返南京，一切問題無從解決，所以於二十九日又致電蔣主席，請其早日返京。

蔣主席已經返京了。聞仍堅持恢復交通，及保持東北整個主權後，始能進行商談。是和是戰，決定於他一人之手。「中國之命運」決定於他一人之手。這樣一位領袖是中國所不可少的，但我願他顧到全國的民意，不要爲了自己的威望，國民黨的面子，而僅僅做了一個一黨的「總裁」而已！

(六月二日)

所堅持拒絕通商中歐及東歐國家開放門戶，以便與各國之和平會議決之。七月一日，蘇聯政府提出對德和約草案，其中包含蘇聯之各項要求。各國代表對此草案表示不滿，認為其過於偏袒蘇聯。蘇聯則堅持其草案，並表示若各國不願接受，蘇聯將採取其他行動。此種僵局，使和平會議之進展受阻。各方均希望通過談判解決爭端，但蘇聯之強硬態度，使談判陷入僵局。目前，各方正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尋求突破僵局之途徑。

吾人並發覺在美安全期望及擴張願望間，有種不同之目的。例如美國之何安，在冰島設立軍事基地，其目的在於加強其在北大西洋之防禦。蘇聯則在波羅的海地區加強其海軍力量，以確保其海上交通線之安全。此種軍事競賽，使國際局勢日益緊張。各國均加強其國防建設，並尋求與盟友結成軍事同盟。此種局勢，使世界和平面臨嚴重威脅。各方呼籲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爭端，但軍事競賽仍在持續。目前，國際社會正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尋求避免戰爭之途徑。

「巴黎會議閉幕前夕，貝氏又提出一建議，即聯合各國於一月間召開，討論對德和約，而負責可以簽訂和約之貝國政府亦尚未存在。」此種建議，旨在通過國際會議解決對德和約問題。然而，貝國政府之不穩定，使此種建議難以實施。目前，各國正就對德和約之條款進行激烈爭論。蘇聯要求德蘇兩國之領土歸併，並要求德蘇兩國之公民權統一。英美則要求德國之領土完整，並要求德國之民主化。此種分歧，使對德和約之談判陷入僵局。各方均希望通過談判解決爭端，但蘇聯之強硬態度，使談判陷入僵局。目前，各方正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尋求突破僵局之途徑。

「鐵幕」「絲幕」後的德國問題

王琪

美國名政論家李普曼最近方自歐洲歸來，在五月七日與九日的華盛頓郵報發表而篇關於德國問題的文章，他的報導和見解，是值得我們深思和參考的，所以作者特將其內容節譯於下。

一、德國的劇情

歐洲對於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所提出的解除德國武裝的條約的反應，可以證明貝爾納斯的顧問們並沒有供給他以德國的真實情形。我離開巴黎的時候，貝氏的建議尚是一個秘密，但我已斷言，俄國將對此租界地表示憤怒，英國將對此冷淡地撇開不談。

這建議的所以提出，蓋認為英蘇兩國政策的目的，是在防止德國武裝。其實，這是完全錯誤的，因為英蘇兩國的心目中，認為另一次大戰，雖不一定必然發生，但是可能發生，而在這另一次大戰中，德國不只是戰場而已，且將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所以英蘇今日是在爭取控制德國，以增進他們的戰略地位。

羅斯福總統或許已經預料到，如果美國佔領德國南部就會發生今日的情形，他曾反對印吉爾的堅持，英國必須佔領包括海港和魯爾的那塊德國土地，因為那塊德國土地是德國的鎖鑰，當然亦是歐洲的鎖鑰。

表面上說來，德國現在分為四個佔領區，實

際上說來，英蘇兩國把普魯士分了，而遺下南德，讓美法兩國去分了。我們須知，自一八六六年俾斯麥擊敗南德各邦後，普魯士就統制着德國，普魯士握有所有德國力量的主要因素，進入荷比法的戰略門戶，通達海洋的港口，主要的資源，基本的工業，最強大的人口，政黨的中樞，工會，銀行，交通，市場，教會，出版業的總經，軍人階級的家鄉，官僚集團的基地和京城柏林。

誰能控制普魯士，誰就能控制德國。今日英蘇分治普魯士，而美國沒有份，德國今日的劇情，就在於英蘇的控制普魯士的競爭，這競爭的結果，可決定德國，歐洲，甚至世界的命運。

這種現象是否符合盟國解除和防止德國武裝的語言的精神，我的回答是只有美法是遵守了這個諾言。英蘇的對德政策，文字上是一回事，實際上又是一回事。總之，英蘇恢復戰前的對德國的幻想，就是各自都能找出一個方法去利用一個統一的德國，換言之，英國返回到張伯倫的政策，英國能使德國轉而攻蘇。蘇聯亦返回到一九三九年莫洛托夫和李賓特洛甫訂約時代的政策，能把德國由不攻蘇轉而攻西方。

在史大林城被俘的德國軍官，蘇聯當局會利用他們來作為反希特勒的工具，但現今他們無聲無色的消失在所謂「鐵幕」之後了，若說他們和德國軍隊的重要份子不再有任何重要關係，則未

免是太天真的想法。

此外有一支強大而優秀的德國軍隊投降於英國，投降的經過仍舊是值得詳細告訴我們的，該支軍隊投降後的情形，實是「絲幕」後的秘密，英方對他們的待遇很相宜，使他們感覺到做職業軍人並不就此終止。這些德國國家主義者深信，他們將一顯身手於另一次大戰，在這次大戰中，德國將恢復她的領土和她的偉大。

在政治方面，英蘇的鬥爭也很顯露，蘇聯當然扶植德國共產黨，其領袖是威廉皮克，其指導者則是米可夫將軍的部下的威爾特烏勃李沙特的目的，是吞併德國社會黨主義者，以統一德國的勞工階級，英國則不然，扶植社會民主黨，其領袖為史沙馬區博士，他極力反對社會黨主義者與共產黨合併，這似乎是表示，英國工黨能够恢復第二國際以對抗第三國際。

英蘇為了他們各自的目的起見，大家都在討好德國的愛國的國家主義者，蘇聯宣揚必須恢復德國的統一。這雖與波蘭兼併德國土地等事不相符合，但德國國家主義者有一種回答，就是總有一天蘇維埃的德國和蘇維埃的俄國再度瓜分波蘭，英國亦答應德國人以德國的統一，這使德國人在兩者的競爭中獲得好處，就是他們能够恢復德國的統一，而使他們在歐洲和世界的力量的平衡中，成爲一個有決定性的軍事因素。

英蘇似乎對於德國沒有得到什麼教訓。英國當局應該認識在與蘇聯的競爭中，德國可能以夷制夷的恢復她的力量，等到他毛羽豐滿後第一個進攻的將是西方，因爲西方是較弱者。蘇聯亦

應該認識，德國共產主義者始終是德國人，他們進攻西方後，終究要進攻蘇聯。

總之，如果英蘇返回到她們戰前的政策，她們簡直是愚不可言，因為她們必須認識屆時德國亦將返回到她的戰前的政策。

二、美國的對策

上文已經指英蘇爲了控制一個重新統一的德國的競爭，從蘇聯看來，這競爭是法西斯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之間的競爭；從英國看來，這競爭是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競爭；但從德國內部看來，這是兩者幫助德國，給予德國恢復在這次戰爭中所失去的一切，就是一個統一和集中權力的德國，領土完整，最後成爲歐洲大陸上最強大的國家。

而美國的佔領區則是南德，可以說是居於這種主要競爭的旁邊，譬如說，美國可與蘇聯當局商量關於從蘇聯佔領區運來的糧食供給，又可與英國當局商量關於從魯爾運來的煤的供給，但是最後的決定權操之於英蘇之手，因之美國只站在與人商量的地位，對於英蘇，在他們佔領區的既成事實只有唯唯而已，總之，雖然美國是指導機構的一人，但全不曉一般的實情。

在波次坦會議中，美國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就是允許蘇聯規定德國的東疆，而沒有同時決定西方的德國，波次坦協定，使蘇聯成爲東方的主人，對於西方沒有協定，而使英國成爲西方的主人，這錯誤的結果，使英蘇分割普魯士，而置美法於不能顧問，爲修正波次坦的錯誤起見，美國應謀一解決西德的辦法，斤斤於次要問題，而

關於倫敦聯合國會議（續）

范登堡

主席先生，吾人再當注意此次大會已完成履行憲章第十四條之各種準備。換言之，大會已能用和平方法解決任何破壞公共福利或侵略他人權利之一切事件。

所有以上各種成就，聯合國大會竟於卅七日之短時中間完成之。

惟此尚非事實之全豹，容後再談。但即此成就亦足以鼓勵人之情緒，取消失敗及悲觀之心理矣。吾人有充分理由相信聯合國大會足以應付任何威脅國際和平及安全之事件。

試問安全理事會之成就如何？主席先生，現在余請試述之：

請君等注意安全理事會成立甫六日即遭遇到未經準備之試驗。舉一譬喻，此有如在對德宣戰廿分鐘後即令艾森豪威將軍進攻歐洲大陸。事實上戰爭勝利係四年間戰爭機構完成者也。

對於倫敦會議表示焦急不測之諸君，余敬告曰吾人至少須有數月之時間來贏取永久之和平。以吾人憲法鬥爭之經驗爲例，吾人如能用贏取戰爭勝利之時間來贏取和平，亦將爲一奇蹟也。

主席先生，吾請陳述安全理事會所已成就者遠較其所未成就者爲應注意也。

四個糾紛事件——每一事件皆有關於外國軍隊在他國駐紮之糾紛——呈於包括英，中，法，蘇，美，埃及，墨西哥，荷，奧，巴西及波蘭之安全理事會前。每一事件經過各方陳訴後，皆藉

美國之妥協辦法，而委於當事國自行處理之。該

過各方陳訴後之形容字句非常重要。

請君注意，此等事件在昔時皆足爲戰爭之源由。但現時爭論各方不會於戰場而會於安全理事會之前，在世界人士注目之下，雙方誓保和平。

現時用文字來替代昔日之刀槍。雙方經過激辯後，握手言歡。此種公開外交皆從前所不敢夢想者，現時則爲人類希望之寄託也。

誠然，每一事件之最後處理皆非出於強制處罰之形式而皆委之於雙方直接交涉。某些人士誠然對此表示失望與不滿。

但余敬告諸君，聯合國憲章並非擬爲刀斧之工具，並非爲加促制裁或施用武力者。乃係阻止可能引用制裁，施用武力。其作用在避免戰爭，而非製造戰爭。除非經過直接交涉，調查，和解，仲裁及判斷後，絕不輕用嚴酷之紀律也。

主席先生，此點非常重要。余敢斷言，在各方陳訴之後，直接交涉將大異於在陳訴之前。此後之交涉因不僅須供安全理事會並須供於世人注視之前而不容絲毫歪曲者也。

余敢相信大部份皆將產生圓滿結果。舉例言之，蘇聯經過數月之拒絕談判現已開始與伊朗直接交涉，荷蘭已宣佈荷屬印度自治聯邦之計劃。

余應在此陳述現雖仍有令人不滿之事件，但大體說來，此組織並不失爲大眾希望所寄託之健全模型。吾人不應忽略此事實也。

主席先生，請准余將安全理事會之最後爭論事件作一報告。其中包括有希望，同時又有恐懼，有鼓勵同時又有警告方面。

不談德國問題，這是不對的。

美國在德國佔領區中所做的是在政治上分散德國，使德國成爲十個或十個自治邦的聯邦國家。欲德國以後不再威脅其鄰國，這是最好的辦法，並且只有這種形式的聯邦，才能消除今日四個各自爲政的軍政府，而謀得盟國管制和監視的統一。

但是，在我們佔領區以外，不但不堅持我們的這個原則，且在事實上運用我們的影響予以反對之，因爲供應的困難，我們倡議建立一個在柏林的中央的德國行政機構，雖我們不認爲就是一個中央政府。

我們須知道，如果普魯士，像南德一樣，已經分散爲若干個邦，那末建立這樣一個中央政府不是那回事了，奈何，普魯士並未分散，而適得其反的，英蘇正在使普魯士統一而且集中，以主臨一個統一且集中的德國。

從美國着想，在這種情形之下倡議在柏林設立一個中央政府，實使我們解決德國問題的全功盡棄而已。

法國不贊成在柏林設立一個中央政府，除非魯爾和萊茵在政治上和普魯士分開，實際上，法國是維護美國的原則，法國主張魯爾在政治上自主，不受柏林的指使，並不和美國的原則相反，換言之，美法所主張的基本原則是相同的，即認爲不使德國統一，且集中是根本解決德國問題的最妥當的辦法，而英國和蘇聯則正在盲目的這樣許諾德國人。

美國對德國的經濟政策亦是值得批評的，因爲不但不應用我們的分散政策，而正在促成一個統一的德國，因爲我們不真正希望分散德國的政治力量，所以我們正在削弱德國各邦的生產力。

黎巴嫩與敘利亞請求同時撤換英法駐軍。參議員諸君請試思之，兩個最新最小政府控告世界五強之二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力量懸殊有如霄壤。但根據憲章條款，弱小的黎巴嫩與敘利亞被請坐於安全理事會席上自由發表意見。此確爲人類理想之成功。

伊等自由發表言論，無任何限制與束縛。在某一時期英法軍隊駐於黎巴嫩與敘利亞確有需要，尤其是英國軍隊係被邀請而進駐。黎敘二國聲述外國軍隊現時已無需要，但請求撤兵之交涉並未成功，伊等將事實明白直述請求援助。

當黎巴嫩及敘利亞聲述完畢，英外相具文立刻起立宣稱英軍可即刻退出該地。法外長皮杜爾亦立刻作同樣聲明。伊稱尚有技術上之困難，但伊決盡力最短期間促其實現。

此糾紛在安理會席上迅速即圓滿解決。吾國斯退丁紐斯大使最後代表美國聲述理事會相信和平時期外國軍隊不應駐在其他國土，此事件可委當事國直接處理，隨時將進展情形報告理事會。此事件本應極迅速而愉快中解決，但又有不然者焉。

在此時蘇代表維辛斯基突立起干涉。伊不願如此解決，不欲得容易之和平。伊對法國在黎敘二國之舉動激烈控訴。於是此事件又延長二日激烈爭辯。維氏又提出美國建議之修正案，英法及理事會多數國家皆認之爲有刺激而不正確之責難。此種舉動實深有害也。

安理會主席最後提議表決。維辛斯基謂伊亦讚成表決，但須按照憲章規定，對表決有關威脅國際安全與和平事件時，當事國家不得參加。但

貝文與皮杜爾堅決反對蘇聯意見，堅持此事件並不威脅國際安全與和平，伊等隨時宜稱在表決時伊等擬自動棄權。維辛斯基之提案當被否決，在表決時投贊成票者只維氏一人。美國提案讚成者七人，主席當即宣佈此議通過。但根據憲章此七人須包括所有安理會之常任理事國，此即所謂之「否決」權之意義。維辛斯基根據此點當時立即提出抗議。最後美國提議終於「否決」中失敗。

如此一來，黎敘二小國於是又重返回原來情況之下。但此一幕劇至此達到精彩極點。其皮二氏當時發表英法二國自動遵從該項決議，一如其爲理事會正式通過之法律。此應振筆直書者！

主席先生，余承認余當晚對於西方民主政治甚覺自傲。聯合國之前途深存希望。但反面余亦不得不承認蘇聯代表之態度，其目的在窘迫英法甚於幫助黎敘，其興趣在製造摩擦甚於寬取和平。

「蘇聯究將如何」已爲世人之問題，而且係一最高之謎。此間問吾人之於滿洲，問之於東歐及達丹泥爾。吾人問之於意大利，問之於朝鮮及特立波利達尼亞。吾人問之於波羅的海及巴爾幹。吾人問之於波蘭。吾人問之於加拿大東京。吾人問之於日本。有時關於某些事件，吾人亦將問之於美國境內。「蘇聯究將如何」，無可懷疑吾人將問之於倫敦。無可諱言，其回答將對於聯合國組織之命運有重大關係。

兩大對抗主義——西方民主主義與東方共產主義——須要共聚一堂寬取和平，此爲不容不顧之事實。最後分析，此兩大主義之代理人——美國與蘇聯——須在聯合國機構內或外寬取相互了解。整個聯合國之前途，即包括於此問題之解決中。（下期續完）

老牌
補身治咳防癆劑

補力多

胃腸病之治本良藥

九福

酵

母

片

上海九福製藥公司出品
白丸拾五〇號



金爵牌

網腋麻紗汗衫

精工質美 涼爽細潔

中國內衣工廠之創者

景綸廠出品

細線織成 柔軟耐用

大統
富綢
被單

各大公司 均有出售